

淮南鸿烈集解

〔下册〕

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南鴻烈集解

(一)

劉文典著

刘文典
著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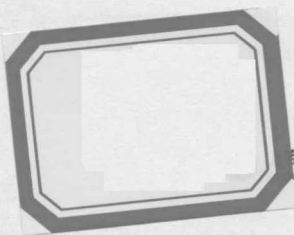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



民国首版学术经典

淮南鸿烈集解【下册】

刘文典 著



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淮南鸿烈集解: 全 2 册 / 刘文典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4

(民国首版学术经典丛书. 第 2 辑)

ISBN 978-7-5439-6544-7

I. ① 淮… II. ① 刘… III. ① 杂家—中国—西汉时代②《淮南子》—注释 IV. ① B23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7409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王卓娅

封面设计: 周 婧

淮南鸿烈集解 (上下册)

刘文典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2.12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544-7

定 价: 158.00 元

<http://www.sstlp.com>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淮南鴻烈集解

(四)

劉 文 典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淮南鴻烈集解

(四)

劉文典著

國學基本叢書

淮南鴻烈集解

卷十三

汜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

古者有整而總領以王天下者矣。○文典謹按初學記帝王部引整下之如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著兜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總領皮衣屬而袂頭字又引注袂作袂胡家作朝襦作攝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子而不奪子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
○文典謹按初學記帝王部引整下之如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著兜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總領皮衣屬而袂頭字又引注袂作袂胡家作朝襦作攝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子而不奪子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
殺與奪爲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並作殺文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袂衣擊領而王天下者矣其
義好生而惡殺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天下不非
其服同懷其德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無天折也○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
獸可羈而從也○率也猶也豈必襲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襲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
亦冠之名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委下有貌字古者民澤處復穴○莊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
同高注作鑿崖岸之腹以爲密室與高注後說略冬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蜚蜚○言采
其苗也○聖人乃作爲之作起築土構木以爲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王念孫云高說非也作爲
苗也○聖人乃作爲之作起築土構木以爲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王念孫云高說非也作爲
曰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皆其證也又案以爲宮室大而室屋真荀子禮論篇曰擴壙其類衆室屋
故以意改之也案月令曰毋發室屋管子八觀篇曰宮營大而室屋真荀子禮論篇曰擴壙其類衆室屋

也呂氏春秋懷龍篇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爲宮室者天官書曰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樑也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臣也世本曰伯余黃帝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綵銳索功也綵讀恬然不動之恬○王念孫云高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綵銳索功也綵讀恬然不動之恬○王念孫云高而縷之也方言縷續也廣雅同秦晉續折木謂之縷郭璞音刻人閒篇曰婦人不得刺麻攷縷細刺並與縷通索如背爾索陶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即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索也縷與切通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掉形御寒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歷而耨利也耜耜屬大蛤摩令木鉤而樵抱甄而汲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甄武今兗州曰小武民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甄而汲爲甄幽州曰瓦○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甄作耕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耜鉏斧柯而樵桔臯而汲耜讀曰傷稼種也三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窰木方版以爲舟航窰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乃爲耜耜之名也今正文言耜耜與屬同注文言耜耜皆是章履之名則字當從旦廣韻耜則古切耜耜名字從且兩字聲義判然茅一桂不知耜爲文言耜耜皆是章履之名則字當從旦廣韻耜則古切耜耜名字從誤又案爲耜耜之爲音于僞反爲耜耜而誤千肩音祖二字其失甚矣下文蘇秦耜耜蓋耜亦耜字之乃字此因上文乃爲耜木方版而誤衍也下文云爲驚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爲上無乃字是其證肩音僞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而作爲之棹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諸本並同漢魏叢書本於貢僞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遠而不勞代貢僞故爲驚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害以兵刃備之故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王念孫云人害不得爲人害也

各以其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知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
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
因也。循隨之。故曰不可改。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不稱其名也。
按意林引不稱主人下。有必稱父母兄弟。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殺舜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兄。項常欲
六字。○陶方琦云。此許注。入正文者。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殺舜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兄。項常欲
後故孟子引不告下有警叟二字。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
謹按意林引不告下有警叟二字。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
爾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女從父。行三十
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入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
女自己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
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重國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經曰。男立於寅。寅為木。陽女立於申。申為庚
陰亦是。○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八十四引。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牀。尸在棺。曰柩。殯于賓位。祖于庭。
注周天。下有為一紀三字。冠而下。有后字。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牀。尸在棺。曰柩。殯于賓位。祖于庭。
葬于墓也。于阼階猶在。般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于。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
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般人殯於兩楹之間。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
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夏后氏。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般人。用槨。用柏之
宜以棺也。周人。牆置。此葬之不同者也。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闕
爲制也。周人。牆置。此葬之不同者也。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闕
於室中。中。般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於日出。以朝。句。日。於室中。夜。祭中。朝者。庭也。○俞樾云。高注且
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郊之祭。大報
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閭。鄭注曰。閭。昏時也。陽。讀爲日。雨。曰。陽
朝之。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
朝及閭。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禮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

郊祭郊祭必爲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閭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即是祭以朝朝者日出也因周人尙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閭而畢故曰以朝及閭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閭二字者意在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閭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有取於閭直以禮祭不得不及閭耳檀弓篇止言大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閭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氏誤以朝爲庭中遂井上文亦以室中堂上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也堯樂舜九韶韶樂成是也禹大夏也禹樂湯大薄也周武象武王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護之所周者也樂方也度法也○王念孫云音當爲言此承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爲之女母禮爲總麻三女母當作如母儀喪服云慈母如母是也但以禮經攷之注文必有舛譌蓋注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喪服之慈母也其服父卒則爲之齊衰三年注又云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爲之女母禮爲總麻三諸侯所使食子者亦即食母也下又云禮爲之總麻三月即據喪服乳母之服也按之禮服慈母乳母輕重縣殊不可并爲一談高氏既根據經記不宜踳駁至此竊謂此注當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爲之母此先舉禮經慈母之正名正服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禮爲之總麻三月此明魯昭公之慈母實即禮經之乳母非父命養己者其名正服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禮爲之總麻三月此明魯昭公之慈母實即下遂錯互不可通矣但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寫錯互移爲之如母四著此大夫之妾士之妻乳母明故鄭釋之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蓋謂即喪服小功章所云君子爲庶母慈己者高義與記文顯迕又喪服慈母及庶母慈己三者之服並據大夫以下言之諸侯則咸不服而高猶援母宜服總麻三月之服以爲釋壹若昭公於乳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江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

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或作咎也。傳曰：舊不必其舊，林引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桀紂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亡。三代禹湯武，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文足，不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爲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典謹按：意林引殊作異。○文王道缺，而詩作以刺道。王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貶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由言。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衍。先王人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雖得之口，不耐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也，猶聖人之言，其所以言，得其所由言者，言弗能言也。雖得之口，不耐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事無由己，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洞屬讀卒，屬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義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引作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圖能如將失之，俞說近焉。

籍也政治也籍或作昨○王念孫云籍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今本天子誤作天下據宋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張國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劉氏之說冠本作履天子之冠漢書高祖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蔡邕獨斷高祖冠以竹皮爲之是也故曰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劉氏之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衍後人又誤以籍爲圖籍遂於籍上加冠圖字以與冠相對而不知貌爲衍文且引圖籍作國平夷狄之亂夷狄猾夏誅管蔡之罪蔡叔周公弟也以言履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一引圖籍作國平夷狄之亂夷狄猾夏誅管蔡之罪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負展而朝諸侯之問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决之威動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亂負展而朝諸侯之問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决之威動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玉帛之質執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以威勢供嗜欲○王念孫云供嗜欲當作供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其威勢供嗜欲其嗜欲與達其好憎相對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時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王念孫云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王念孫云泰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無人字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

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麗器堅緻無邪也。○洪頤煊云大戴禮王言諸民敦工璞商慾女憧即淮南所本也童與童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鑿策鋸而御駟馬也。鑄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綴揣頭箴也駟馬突馬也。○莊遠吉云殷敬順列字高注曰鑄銜口中中央鐵言鑄銜而不言鑿則無鑿字明矣。鑄銜下有鑿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熟於銜鑿之語而妄加之耳。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人盟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爲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詢讀夏后之后也。○莊遠吉云說文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今時之人辭官而解字詁或作詢此用或字故讀如后。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今時之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孫云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爲矛案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晚世之兵隆濃篇言人之惡痛於柔戟字亦如此蓋矛柔聲相近故古書有借柔爲矛者不宜輒改也。○王念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壘也。一曰甲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以一刃著左右爲機關發之曰銷車銷讀絕銷之銷也。○文典謹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注連車弩作連弓弩機關作機關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有白髮者○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引注幼下有少字。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爲辱也。爲辱也。下。古之所以

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

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立作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然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

而制彊暴。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

萬物制焉。制猶從也。○文典謹按而萬物制焉。疑本作而萬民制焉。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猶拘要引正作萬民制焉。下文云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即承此而言。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猶

檢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文典謹按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猶拘要引正作萬民制焉。下文云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即承此而言。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

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王念孫云。劉本耳作聰是也。文子上義篇正作獨聞之耳。益明矣。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王說是也。羣書治要引耳作聰。文雖小異。

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

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

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書治要引許注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按二注正異。范論訓乃高。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

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智作精。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不世出。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

○王念孫云。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文典

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

謹按聖王弗

聽與上聖王弗行相復羣書治要引作明主弗聽當從之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相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俞越云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氣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刑柔寬太剛則折乃故萬之誤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也本原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踳物可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踳爲韻若作伸則失其韻矣文子上仁故聖人以身體之體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羣○王引之云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即大臣也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將相皆以六字爲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公道不行皆以四字爲句若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不齊矣且柄相並見唐鄭正讀大巨絕句則失其韻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錢大昕黨行四字爲韻柄相古讀若方行古讀若杭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錢大昕常之黨他書所未見按田常弑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王引之云陳成田常本之作陳成常陳其也成其諡也常其字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王引之云陳成田常甚又說山篇陳成子恆之劫子外諸說有篇作田成恆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恆是其名也又加田字諱恆故經典或稱恆或稱恆耳左氏作恆公羊作常哀六年傳諸大夫皆在朝陳乞與諸大夫言不當字其何休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常之母猶曰恆之母若常是字陳乞與諸大夫言不當字其稱字而不名穀梁引五經異義然則從公羊之說父於子死猶名則生名可知從左氏而稱名左氏說既沒

